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八

尚書畢恭介公鏘

字廷鳴池州石埭人嘉靖甲辰會魁官至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卒年九十三天啓中補謚恭介

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以副使督浙江學政再轉爲湖廣左布政使穆宗即位有顯陵神宮監奄人以𧮂園薦新爲名移文戶部欲於楚中郡縣派取菱藕鯉鮓諸物以逞其侵漁之計公力陳不可以爲顯陵祀典先朝所手定使需此誠亟則肅皇生長於荆習知物產何至以天下儉其親獨靳此數物必待今日

為之增益邪其事遂得巳

隆慶元年夏召為太僕卿未至改應天府尹四年遷戶部右侍郎督理南京糧儲萬曆二年改左北部總督倉場公為人小心慎密以財賦繫國家本計不可自託儒雅使吏得因為奸故再任董儲自倉庫贏縮至收糴蓄墊之事莫不講求纖悉使無遺憾而後已非同他人以傳舍視其官者僅一循行故事也四年陟南戶部尚書條上鳳陽倉利弊以坐派徵解預支冗費品搭責成六事為最急上皆報從之六年首輔張居正專横公不能與之俯仰乞病歸

十一年閏月起南工部尚書七月改南吏部十三年徵
爲戶部尚書明年三月以九事陳其言節財力曰贓
罰出於詞訟不宜并入額徵缺官存留可別貯以備
減扣使災傷之民少甦其言覈邊費曰市馬撫賞歲
有常供墩臺墻堡邊有定數所應斟酌緩急以杜重
複支冒之端其言停召買曰物料皆有舊額當俟應
用不敷時辦之乃司庫者以缺乏爲詞歷歲請價至
七十餘萬徒費無益供應停止其言定催徵曰應徵
稅糧當分緩急不宜一槩併徵致有用三之害其言
清冗濫曰錦衣旗校糧冊至一萬七千四百餘名諸

監局匠役亦不下一萬六千四百此冗食之尤者宜從公選用冐濫悉行屏除其言正風俗曰民俗奢侈宜申明服舍之制而各處鄉村誦經食素召集男女十百爲羣不惟導淫且恐召亂尤不可不防之於早其言戒紛更曰州縣丈田徙滋冐減之奸雲南鼓鑄不償工本之値官已裁而復置田欲墾而復停請敕撫按凡土俗相沿人情習便者與民遵守毋輒率改更其言崇儉德曰袍服歲有積餘錦綺何煩頻織工作方苦浩費天燈奚事創爲匪頒有式而濫予不可不裁器用有常而淫巧不可不革末乃歸本於勤聖

學曰崇高易來佞倖之口治安多萌逸豫之情強盛而思慮或疎明察而窺伺或入惟能業業存心時時務學斯古訓有獲而允執可期上雖因貴賤在官之言召買邊費旗校三者為疑其餘未嘗不嘖嘖稱善慨然允行也其年五月以七十引年予馳驛還二十四年年八十賜存問如制特加太子少保後凡賜存問者三年九十三而卒贈太子太保所著有偃松集

尚書宋莊敏公纁

字伯敬河南歸德人嘉靖丙辰進士累官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莊敏

初授永平府推官以平允稱嘗視遵化邑篆拊循有方流亡復業邑人思之

入為山東道監察御史出按西關抗疏論中貴人不法事中貴人肅然憚之相戒斂避曰毋惘乃公為也乙丑按應天弭節抵部即召吏民諭曰余茲奉命來實寧謐汝匪束薪揚沸炭汝今與父老約毋武斷猾賊毋犯科作奸毋持吏短長怙終故縱者毋宥其有一

肯偶觸吾網者吾視而解之已而法行惠覃吏民肅且懷焉

隆慶改元按山西鹵屠石州三晉戒嚴關吏捕生鹵七十七人奏當斬公詳鞫之有漢人為鹵所掠者三十有三人具列其冤狀得釋又大盜李九經擁衆千餘盤據山中出沒鈔掠有司莫敢誰何公召賊曹掾窮其黨盡剿捕之

庚午擢順天府丞拜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春秋兩防歲飭守備避閫宴然調度軍需單思匭畫歲省可三萬及裁罷冗兵亦歲省數萬司農為之稍寬會江陵

相在事意多相左公遂引疾求去家居十年兩臺累
薦於朝癸未復起仍撫保定時值大荒先賑貸而後
上聞尋轉戶部侍郎總督倉場平兌法汰冗胥鉏常
例嚴稽查儲餉之弊爲之一清
丙戌陞戶部尚書其年江北數省方數千里旱潦相仍
死者枕藉或議開礦公曰是利藪亦禍藪也或議鬻
爵公曰是利府亦弊府也疏請發內帑金遣使行賑
留漕粟減糶以平市價及他所條陳優邺都城事宜
言皆中款上虛心允行
庚寅吏尚書楊巍罷特簡公代之公掌銓衡承寬博之

後且暮坐曹厲精任事大要塞倖途絕請託釐宿蠹清選法愼名器卽姻族里閈不少假以私郎吏凜凜奉行毋敢以地望自逸銜省爲之改觀在部甫一年以勞成病疏乞骸者五溫旨固留後遣近侍臨問以病亟聞乃詔予告而公遂不起矣朝中士大夫識與不識咸欷噓流涕

公老成練達有古大臣風初石星在戶部欲振刷奸蠹以淸儲畜一日與公待漏同坐欣然語曰今日又一快事査出某省羨金若干公曰不然朝廷錢穀寧可蓄而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且使主上知各處羨盈或

生侈心星點然一日有言及太倉陳腐若干明年漕糧可改折者公曰太倉之穀寧可紅腐不可不足一旦脫有不給從何措置言者亦阻上在御日久習知人情每見臺諫條陳即曰此套子也即有直言激切指斥乘輿有時全不動怒曰此不過欲沽名耳卷而封之于慎行嘗稱聖明寬度具知情狀有當事大臣所不及者公獨慨然曰時事得失言官須極論正要主上動心寧可怒及言官畢竟還有儆省若一概不理就如痿痺之疾全無痛癢無藥可醫矣同列皆服其言此後數年凡百奏請一切留中萬曆之政遂衰

人戚思公言

尚書王恭肅公遴

字　霸州人嘉靖丁未進士仕至兵部尚書

初授浙江紹興府推官陞兵部主事員外與椒山楊繼

盛同榜居恒以忠義相砥比繼盛諫阻馬市貶粤西

幕及馬市不效世廟思繼盛召還為兵部副郎又疏

劾嚴相嵩誤國十大罪嵩怒甚嗾上重處引誹謗律

論斬上心憐繼盛忠故置囹圄不忍殺嵩乃乘間置

繼盛姓名於邊臣失律者之末遂得旨處斬方赴市

時繼盛妻張氏上書請代夫死嵩繼盛莫有

省者獨公與吳人王世貞世懋楚人吳國倫省諸市

曹繼盛臨刑公賀之曰天下好事年兄做就了雖罹刀鋸可萬萬無恨繼盛曰不能請尚方劍誅奸臣何名好事然心實無恨天下事公等好爲之耳公曰兄亦有家事欲相託者耶繼盛曰身後事那管得許多公曰公第去無慮公止有二郎未娶遂有弱女願託高門奉箕帚繼盛曰罪人之裔當禦魑魅何敢辱配名姝公曰郎如兄言是使天下但有臣節無友誼矣遂以其女許歸繼盛次子名應尾者與世貞等四人視公刑畢爲經紀其喪噫嵩之威焰犯者必焦孰肯以其身就焚四君子置利害度外與公永訣而王公

能於刀劍之林締絲羅之雅一言旣出九鼎不移是爲難耳其後用邊功著聞歷官兵部尚書稱名臣神宗在御屢薦入內閣不起嗚呼若公者可稱燕國男子矣所著有大隱堂集四卷二鎭疏草八卷奏議十卷

尚書嚴恭肅公清

字直甫號寅所雲南人嘉靖甲辰進士累官吏部

尚書贈太子太保

除富順尹富順故劇邑或以調公此未淬之劍而輕斬蛟斷犀耶公謝曰小子何敢抑余劍也乃方在冶中惟工之所鑄而揮利可乎至則能聲大騰以救荒課爲天下最丁母憂再除邯鄲其治如故擢入爲工部屯田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督修外城及九陵皆斤斤謹出納所省費以巨萬已工成當敘陞公辭不受丁父憂復除兵部車駕坐忤出知保定府歷

陞四川按察使即其地轉右布政使
隆慶戊辰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尋改四川
公故川吏知其民所疾苦乃具籍川課之當輸京者
議留二十萬金就近改給陝西軍餉罷郡縣卒之團
操成都擾民者貢番入邊則為定限額數額外不得
浮一人他約束一切以惠利為本而痛持豪家悍吏
以法以是士大夫譽誹常參半而內江趙文肅公獨
深知之會有以流蠢詿公當落職趙公力爭得寻告
候調
入為大理寺卿歷刑部吏部右侍郎陞刑部尚書執法

不傥權勢侻柄用典銓則日夜討故事論官材丞掾以下皆親爲標署時上眷注方殷而公以病歸矣歸之日遣使慰勞仍賜馳傳以萬曆庚寅卒於家

公性檢厲勤於事於取舍辭受尤廪廪所居官身自與僮僕食飽衣敝蕭然也橐中裝雖圖書琴鶴不敢取諸人蜀王慕公遣使致扇鉺微餉不受初拜尚書貧不能具服色束素犀帶以朝同輩或指戲之公釋褐時玳瑁七品帶故在耶笑曰不然夫犀帶不裝金安知非玉吾顧恐難爲上耳公薰然長者色溫氣和人無賢不肖貴賤皆禮接之其亭法處議本人情討久

遠無崖岸峻物之行譎咋抵掌之談以故明主眷遇尤渥云

馮保籍沒閱其簿公卿大臣皆有問遺惟公獨無上甚重之內中呼爲嚴青天

尚書陸莊簡公光祖

字與繩號五臺浙江平湖人嘉靖丁未進士仕至

吏部尚書

授濬縣令邑有盧生柟富而才以得罪前令久論死柟故人謝榛走長安白柟枉狀十餘年無敢任者公立出之御史故難公曰若不知柟富耶公正色曰獄果當爽齊無生理果枉陶朱無死法御史改容謝焉

濬故領五十里邑疲耗不能役公請裁其十里以寬民力當路不可公持益力良久卒如公請

秋潦傷稼公泣呈兩臺皆以非時却其牘公自爲疏上

之辭甚懇天子惻然下部覆減稅十之三兩臺心不平不能難也

邑多輕俠爲盜橐公把其宿負編之伍而討以軍令萑符之窟一空獨鉅盜李以平蓄異志不悛乘公入覲嘯聚爲變公歸討擒之

庚戌虜闌入塞尚書趙錦議役三輔民築塞垣公持不可錦劾公撓軍興上置不問公復請出錢踐更三輔民賴公皆免發太僕馬少無以賚戰士下諸邑買補馬價騰貴公故緩之馬益集所省緡錢比他邑殆半

令濬四年課高第宗人炳籍上寵以要樞引公公不應

得南祠部郎秩滿之京分宜相嵇公名語人曰陸君
雅我符卿可得也公不往會給事中吳時來劾嵩公
與時來善嵩憾之欲以考功法中公南冢宰王用賓
力救得免
分宜敗起祠部郎尋轉儀曹侃侃持正論縣令吳府上
方藥欲邀寵公召至邸責曰若儒起而技幸哉官以
爲榮也進以技何榮之有府悔稱疾去
神廟生裕邸公請告廟受百官賀疏入留中有頃賜聖
母寶鏹中外翕然謂公有卓識
癸亥調司封郎歷考功文選公負人倫鑒知天下士高

下甚悉時太宰嚴文靖倚公如左右手公重自負意所獨注國轉機迅海忠介以輿國令被糾方候調特遷戶部郎劉御史陽以乙科久在告陟光祿卿謝令侃擢自尉張別駕澤由歲貢晉臬僉皆異數一時名碩如胡莊肅松胡介肅嶽王恭節廷王端簡愷張恭懿瀚王襄敏崇古並漯雪蘘非中推轂無虛日而朱少宰衡如蘘也當塗心薄之畏其奧援不敢動公乘間出為南司空服者卒不勝忌遷太常少卿尋削籍丁丑起歷兩京廷尉晉少司空江陵方柄政公其同年友也以故事候待漏院大僚皆屏息立語公索坐坐

故久江陵目攝公前後調護言官甚切然未有以傷及爭改折漕糧大恚曰浙人難事如此公曰某忝九列顧不得使論列天下事哉公柰何以訑訑聲音拒人千里外乎移疾歸

江陵敗起南少司馬尋改少宰時攻江陵者氣銳公獨謂江陵府權非弄權也且擁護綢繆其功亦安可泯衆惡其異出遷南司空謝病歸又三年起南司寇時南都諸要官爭主獄公謂獄法司制也持不動主事劉以漁不受屬爲御史劾公抗章論御史妄言曰法官當使天下無冤民而柰何枉其屬哉事竟白

辛卯夏冢宰缺廷推公上雅重公名遂拜爲冢宰公旣掌銓抑僥倖拔寒素正體貌一如祖宗朝故事戒關者無入中涓書時中旨下部用蘭溪新建大拜公以非故事爭之婁江謝曰詞林鱗次固自有例公抗顏曰宰相以例進寧若椽史耶力言廷推舊制必不可廢上從之著爲令

壬辰主計苞苴屏跡所汰黜即親故不避或列臺省有時譽者亦不顧已復請旌廉吏示獎勸未幾疏用前建言主事饒伸御史萬國欽失上意有旨斥選郎趙敎等公疏救曰二臣得罪闇臣未嘗忤陛下二臣實

臣誑擬罪止在臣不聽會有乘此論公者公引疾不出無何詔許歸

富平孫公丕揚向爲御史論公公曰孫公賢者寧有他吾誑嘗歸其言實玉成我矣慇勤謝之其後在事遇薦士未嘗不及孫也卒以大司寇起之御史陳雲登亦嘗論公壬辰大計公推陳掌河南道言論相懽若無纖介趙少宰用賢沈戎政思孝蹇諤自喜廷議數面辱公公故折節頫而柔之且力爲推挽少宰時語所親曰吾乃爲平湖所容而戎政巖居久每扼腕時政曰推公議而不以愛憎奪者平湖一人而已識者

以此窺公權畧而執政獨嗛公次骨曰不自意爲老禿翁所賣公謝曰祖昔爲耶文貞知我我不敢稍貶以徇文貞嘗薦士祖不可文貞頗蹙曰業已上聞矣柰何祖遊席曰相公不以祖不肖備員銓司誓不敢以所未信阿相公意以誤天下請從此辭文貞始若不堪卒相信今老矣誓以文貞報相公不意相公望之深也時大學士王公家屏亦以爭冊立去兩人同日出都門觀者嘖嘖嘆息云

公解組杜門後進有以知人叩者公曰凡人初以負氣執拗迂濶見排率多樹立或稱善處事識時務必至

浮沉墮落間大計曰四衙門爲要蓋翰林臺省吏部也嗚呼知言哉蓋公之學主於信心故急進急退畧無縈吝公之心一於爲國故任嫌任怨不爲雷同可謂古大臣之風節矣

萬曆癸酉公爲南太僕少卿次子隨任以羊羢作褶紅其裏或以告公公大怒當元旦次日召跪於庭下剝其褶焚之仍欲加責同官者力解得免嗟乎公訓子之嚴近日膴仕之家不可復見

尚書孫淸簡公鑨

字文中浙江餘姚人嘉靖丙辰進士累官吏部尚書卒謚淸簡

除武庫郎轉職方數年肅皇帝齋居久錮言事諸臣屢與大獄上疏極諫中人惲上英察秘不以聞遂移疾歸

穆廟初起南文選歷尚寶鴻臚光祿卿時江陵奪情以見忤乞休家食十年丙戌以原官召進大理卿時吳時來爲御史大夫更律例多紕盭不可行下法司議公爭之強兩請上是大理議已進刑部侍郎改吏部

庚寅遷南吏部尚書尋以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上特簡
注遷冢卿是時事權初歸銓部人情杌隉中旨譙讓
諸曹郎鐫俸削籍者踵屬屹然不動遷除大政不謁
內閣道遇閣臣亦不避內閣張位積不平於是有糺
綱疏意主會推令諸曹公舉上請以杜專擅公覆議
簽格給事史孟麟上疏力申其議新建益忮而閣部
水火矣鑨感上知遇汲汲以人才爲已任集思廣益
欣然舍已意廓如也
時徵聘之典久廢公獨廉一二眞修篤行士於科目外
不次優擢以維世風於是江西舉人鄧元錫推翰林

待詔劉元卿推國子博士元錫不赴而吳郡貢士王
敬臣遥授如元卿官王升馮行可相繼進階士論韙
焉
癸巳春大計京朝官考功郎趙南星慨慷矢天日曰法
之不行自親昵始首摘其姻戚都給事王三餘而公
亦廉其甥呂胤昌胤昌者文選副郎也爲時論所鄙
同事者譽公曰以渭陽不庇一姊子公固無成心哉
公愀然曰以渭陽不能庇一姊子直是苦心自是部
院臺省莫敢以意奸其私人者而城社之黨絀
時舊輔兼程赴闕意欲有所庇而計疏先一日上憤甚

合謀新建借拾遺三庶僚下部議公覆處某則某意中人也詔下虞淳熙楊於庭留用袁黃方從征朝鮮候事平酌議亡何給事劉道隆白簡至矣嚴旨以專擅切責已又以回奏不認罪奪公俸鐫考功郎三秩於是去志益決獨以權黨二字不可遺後患乃復奏曰人臣之罪莫大於專權國家之禍莫烈於朋黨夫權者人主之操柄人臣所司謂之職掌吏部以用人爲職進退去留屬焉然必請旨而後行則權固有在不可得專也今以留二庶僚爲專權則無往非專矣以留二京職爲結黨則無往非黨矣臣任使不效徒

潔身而去俾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於世將來者且以臣爲口實又大罪也因請乞骸骨歸踰年卒嗾公者方在事久之始得卹典與謚淸簡廼公議也公純誠質行與人煦煦長者意所不可賁育莫能奪

尚書陳恭介公有年

字登之號心穀浙江餘姚人嘉靖壬戌進士累官

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恭介

初除刑部主事丁夘調吏部驗封司主事歷考功文選

員外郎晉稽勲驗封郎中會成國希忠甍其弟希孝

挾巨璫保爲重江陵陰主之以張懋例請王贈下部

議少宰某唯唯公按令甲持之堅江陵擬旨竟王之

公移病或曰不已急乎公曰不然郎官與宰相殊宰

相或忍小就大有年職司封封外無職矣不得其職

吾直行吾硜硜爾楚相恚曰此子噉名者當遂其意

世固不乏才也竟予告

甲申起稽勳司歷考功文選郎當江陵敗公芟其餘孽彙征諸名流海忠介家食十餘年久不召公特起爲南少宰上亦嚮用特旨改南御史大夫辛自修於北而以瑞代公推轂始也

乙酉擢太常少卿丙戌以僉都御史廵撫江西懲墨吏絕餽遺簡朴爲諸司倡境内肅如上需陶器甚急歲增額數千且多奇巧公再上疏極諫雖不聽然爲量減十之三丁亥江西歲半祲公復請盡蠲其難成者千五百器并留南昌魚課上皆允之

戊子歲大祲詔下賑恤仍令無遏糴者雲集而徽人尤衆殺亦旋置公私戚憂之或曰可陰示以意令郡邑自為計或曰令駔儈執籌昂徽商之直而無令出境公曰是何言也夫卹民隱而不上聞忍也陽奉詔而陰阻之欺也故度有餘則當遵旨以惠隣度不能則當明請以安衆度緩則當候命度急則當急請而便宜以行遂上疏自劾并陳濟急六事會新安方萬山為南御史入賈人子流言以遏糴糺公中有主之者遂罷

庚寅起原官提督南京操江壬辰改吏部尋轉南京右

都御史癸巳與温太宰純襄計典與尋代之亡何轉北公赴召以二敝篚隨郵吏指而嘆曰此亦太宰耶視事止息公署以待漏院見客中貴人人自失各肅門狀曰公洵潔矣吾儕許以情白否公謝曰老誖非敢爲名弟中外一心令朝廷清如止水不大善乎皆佯應曰諾自是無片紙及門者

會推閣臣公謀於梁谿顧公曰吾意已有所屬第各書之明日合之果符卽列王家屏等七人以上嚴旨切責至再竟捐南充四明而盡謫選司諸郎顧憲成章嘉禎等有差蓋閣臣注意大宗伯羅諱言山陰公與

梁谿力持之以此牴牾公上疏請宥諸臣不允再疏乞骸曰臣不能多記近年楊巍爲尚書臣郞文選會推閣臣六人今元輔王錫爵是也臣籍餘姚前有兩閣臣弘治時謝遷嘉靖時呂本皆繇廷推官止四品而吏部尚書聞淵耿裕皆列首推今聖諭先名望繼不拘資品意甚盛矣臣敢不仰承臣擬王家屏等七人皆時望所屬又謬以孫鑨孫丕揚爲不拘資譽琦爲不拘品及奉後旨通列名上鑨丕揚削去矣李世達係二十年所推臣安敢違詔詔下再譙讓臣深懼焉疇咨之義自堯舜迄昭代不廢即先朝卜相不盡

繇會推未有以會推爲訴者至臣以爲訴此不在法在臣匪人爾儻其說遂長使相臣繇他途進臣罪大矣上不允

公疏十四上乃賜告乘傳歸夫人遣舍人兒迓公西湖索油蓋數百公詰問故對杌陧數椽何恃不爲暑雨計乎閒者相顧嗟嘆將去之數日內戚有留行者公曰如君言出矣循我故步能如志乎留者默然公曰吾去决矣公出都行裝止書一篋衣一笥冠紳二事好事者至欲繪爲圖歸仍寓羅巖寺中讀書自娛食指漸繁則復市一故樓徙故址上而前搠軒三楹居

常或在家或在市敝冠澣衣人不知爲吏部尚書也其前軒繕治尚未畢戊戌正月十八日遘疾至二十三日卒得年六十有八檢篋中止白金三兩幾無以爲歛貸於姻戚乃克襄事浙撫按以請卹疏上詔與祭二壇遣官治葬贈太子太保謚恭介

尚書蔡恭靖公國珍

字汝聘號見麓南昌奉新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

吏部尚書卒年八十四贈太子太保

代以素封積善聞而封翁嘗言曰有子名世阿堵何爲

公可五齡即能出奇語封公抱置諸膝益喜橫施年

十二僑於庠巳酉封公卒哭甚哀母李夫人諷曰父

言謂何而滅性耶公始收淚旦夕事太夫人益謹而

弟與妹太夫人情所鍾者必厭其欲當太夫人心嘉

靖乙卯舉於鄉諸得儁者爭鼓吹歸里公單騎從間

道行矣明年第進士分宜召諸進士飲公年少肅與

主席鄒分宜是日服蟒袍而色稍敝酒闌詫諸進士曰此袍蒙上賜於今十餘年矣諸進士嘖嘖相國儉德公獨曰相公相業且恢幪宇宙將不止是分宜笑曰蔡先生言是遂有意羅致門下公諭其旨多以病注籍

授南刑部主事在諸生時嘗手爰書與經義互相參研人爭姍笑之至是亭疑曲當諸胥莫能難會有重獄議死者百公傅生比者什之七時南中官材甚辨獨公以偉望領諸司轉南考功入闈得名士數人亡何推閩督學至則嚴矩矱杜請託文必根極理窟乃收

如大學士李溫陵封太學士葉福清皆公首拔者未幾遂致仕歸

丙戌起家叅政備兵辰沅時湖北洞苗四起諸村官爭欲請兵公至私忖曰此可以討撫也陰遣人持檄而定行之日辰沅人尸祝之晉四川按察使繩墨理枉囹圄爲虛進浙江右布政胥奉鍰金進公籍以似後人亡何進左布政故事兵餉織造陰有所入獨公不名一錢軍厈感德具朱大學士祠記中

轉操江都御史期年晉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吏部左右侍郎晉南吏部尚書三年晉吏部尚書先是孫陳

兩餘姚與內閣衡去張新建在事意公梓里姻婭兩俱無猜公進退獨以巳意若不知有閣臣也者人方彈冠閣臣怏怏曰備在帷幄進退不得關其謀國家置冢卿足矣何用閣臣爲公度終不能得志絫疏乞歸

鄒南皐曰先朝冢卿如王西昌蹇忠定王三原馬鈞州不可尚巳嘉隆間時當更革蒲坂稱烈焉予目覩者如宋歸德陸平湖孫陳兩餘姚表表者也歸德尚法平湖善知人陳淸而端有孼肘者輒去孫淳龐大雅京察爲世傳誦公之品與歸德平湖餘姚相伯仲而

去吏速寻因公去國并思及諸公輩有餘恫焉

公瑞賢奸指毀譽起廢三品稱眞衡鑑至請修省請建

儲皆偕諸臣直行已志畧不少徇與許敬菴楊復所

周海門諸公講學白門彊以言行相顧則慥慥君子

與聽而移談寧默而實履知此思過半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八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九

左都御史辛肅敏公自修

字子吉河南襄城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肅敏

授海寧知縣考選吏科給事中四十三年考察天下官

公以大名府屬讁者僅十之一而順天乃十之五皆由人地不宜之故請自今銓授則擇才者居其難而攷績則於難者求之恕庶幾賢士不格於求備中材亦得以自全於用人斯爲允當疏入吏部請行撫按據此舉劾而部院更斟酌進退之報可

秋巡視京營以戎政不修備禦無法条總督鎮遠侯顧寰及協理都御史李燧乞飭寰竭慮詰戎調燧別用速簡知兵者任之帝姑如其請爲擢趙炳然兵部尚書以代燧歷本科左右給事中遷禮科都給事中隆慶改元四月論奪尚書顧可學徐可成侍郎郭文英等贈謚俱以方藥也其年擢太僕少卿告病

萬曆六年起應天府丞歷大理右少卿光祿卿巡撫保定僉都御史遷大理卿兵部左右侍郎十二年八月拜右都御史掌南院事明年以特糾御史沈汝梁贓私爲神宗所知初汝梁巡視下江用饋遺爲名盡取所

部贖鏹入京適僉都御史蕭崇業自南太僕入語於公曰某與沈御史素無往還而贓罰簿內乃載送太僕寺銀若干若不叨轉本院幾爲所誣矣公取其籍觀之則南中各署開列殆徧詢之皆無有也乃備列以聞帝遣中使至閣以汝梁所婪二千餘金口傳重擬且問新都御史到任未久卽能糾發屬官趙都御史公正素彰何二三年不聞一語也趙都御史者餘姚趙錦也輔臣申時行言南都地遠法弛貪風未息所以有可論之人此中在日月照臨之下固應不同帝乃命逮治汝梁而勅吏部都察院通行內外不得

擅動贖鍰且載入考成憑以黜陟著爲令汝梁獄具編管山海右衛明年正月趙錦憂去帝不由廷推召公入爲左都御史時大計方鋑疏言近者撫按薦剡取名之意多責實之意少乞天語叮嚀自後推求精核不務備員惟取顯勞不狥虛譽仍遵萬曆五年以前例大省二十人中省十五人小省十人以上倘一時賢能或寡亦不必汲汲取盈從之

十五年京察公先期奏曰察典以訪单爲據而毀譽由於愛憎是非半由妄傳中傷念多爲國念少以致彼此牴牾公私淆雜今宜虛心鑒別留意孤立之人庶

不至黨同伐異帝深然其言時有貪競十餘輩皆政
府所厚而公欲去之給事中　自知不免思先
發制人遂言自憲臣疏上衆論譁然謂憲臣將以一
眚棄人一朝空國於是公所欲斥者悉獲免已而御
史張鳴岡等循例拾遺首工部尚書何起鳴起鳴以
督工諂事奄人張誠得四部管事而素與公不協或
謂之曰公有內主倘能去辛大當執政意即與偕歸
他日可不失舊物起鳴大喜乃以公挾讐主使上奏
繼知公訐不與託省親去官帝主先入之言固已疑
公深矣　乘機與給事中吳之佳攻詆甚力御史

高維嵩趙卿張鳴岡左之宜則劾起鳴彼見公疏糾舉名節掃地故歸怨憲臣以爲藉口奏辨之地帝謂朝廷每用一人言官即紛紛排擊令起鳴巳去爾輩灼見何人堪任其亟行推舉毋辭大臣須純心奉國痛改前非不得挾私忿爭有負委任意獨指公也維嵩等具疏認罪上惡其始則抗擊求勝及命之推舉又委託支吾命降爲首者三級餘人一級俱調外吏科張養蒙申救奪俸兩月公不自安亦以病歸公剛介端亮不爲流俗所喜其進也非政府意故縱推劾而去之二十年起南京刑部尚書次年復以工

部尚書召未上卒贈太子太保謚肅敏

原缺

尚書張公孟男

字元嗣中牟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南戶部尚書

卒年七十

當新鄭秉國時公爲其妻姪歷尚寶丞往來甚疏歲時起居拱拱與其妻置酒便坐爲曲宴公終日無他語拱語公於其妻而姪少我耶妻曰姑且如此何有於公公以拱故四歲不遷及拱爲江陵所搆嚴旨譴歸人皆引匿獨公周旋不避拱握公手流涕曰吾向以爲子少我也我亦少子今吾忝子也公曰是何言也夫不能盡於公也者乃能盡於公者也後江陵故矯

新鄭所爲一歲三遷欲引附巳公曰始予不媚新鄭受相君知遇今何敢媚相君負知巳不謝江陵敗歷南戶部尚書遺疏千餘言命子民表馳使上贈太子太保

左都御史衷簡肅公貞吉

字孔安南昌人嘉靖己未進士官至左都御史掌院事卒於任贈太子太保

授刑部主事遷南京禮部郎中出知松江府廉直不受請託吳淞江久塞水溢侵濱河田公出所節嗇金錢濬之竣役而民無擾尤屬意學校暇輒進諸生課其行藝爲條教十三章至今誦焉高新鄭有憾於華亭諸迎合者上下其手郡中告密成風公獨意無所附高卿之

徙陝西行太僕寺少卿公單車入秦肅清圉政遍歷甘

肅榆林諸塞悉其形勢慨然有封祁連之志神宗即
位改河南提學副使時江陵行沙汰例公執不從以
是得士心亡何以毋憂去
辛巳遷湖廣右參政兼兵備僉事築長堤千里衛荆岳
罷灃津市私稅農商以寧而江陵家故不便小民楚
撫臣以眦故輒私之公固持不可江陵敗其私人反
齮齕用自匿公獨存大體焉
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比歲薦饑奏請發帑金五萬
兩米九萬餘石分部周賑條理井井所救活數十萬
人河南人德之在在尸祝迄今談救荒者莫不稱衷

都公云
召拜工部侍郎陞南京兵部尚書舉伍中老弱悉行汰
去凡弊爲之一清尋轉北京工部尚書詔修養心怡
神二殿公言北上門未竣役大工連與財力難繼況
殿名養心陛下正宜寡欲與民休息不可作土木西
華城樓災復有詔鼎建公曰百年輪奐一夕而灰時
方雹雨流電天以此警陛下不深自修省而亟重煩
民力非奉若之道上不從改左都御史掌院事疏辭
詔不允乙未當計吏上召公同太宰孫公丕揚入會
極門諭以協心共事公拜命出風廉黜墨仕路澄清

而浙直指拔部𤼵儒臣逮詔獄大臣莫敢言公再三引奏上怒稍解詔有忠誠體國之語議東封逮御史曹學程下吏論死公曰臺諫帝之耳目但一言不當豈忍遽殺乎疏辭侃切時上厭諸言臣多譴逐去臺省虛無人公屢疏請不報會金星犯右執法占者謂西臺御史大夫當之公故恒鬱鬱卒於京賜祭葬謚簡肅立朝正直忠厚其伸清正名臣居鄉孝友睦族恤鄰士紳宗之如泰山喬嶽閭里謳之如和風甘雨子四人叔子時章甲午鄉舉任高郵知州諸孫甘貧苦讀不墜清白家聲足見其立法之良云

尚書趙端簡公參傳

字宗傳號心堂河南[illegible][illegible]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

南京刑部尚書卒年七十三

選庶吉士文章德器推重館閣江陵相國嫌公無私

謁僅補戶科給事中公論建儲如吉王文成當從

祀蘆溝橋佛寺不當建及甄別吏治釐剔馬務諸疏

皆切直中窾奄張進毆給事中於留都臺諫交章劾

進僅薄罰公抗言進乃守備中官申信之黨不併治

信無以服人心且朝廷紀綱因此曹大壞漸不可長

時信方居中與璫保比勢甚張得旨切責公令回話

公立草奏有云臣但知有道之世可以危言不顧君父之前所當忌諱縉紳傳誦以爲美譚卽江陵讀之亦心悔語人曰如此蘊藉不尙居詞林是吾過也謫高安與史臺使者檄主白鹿洞書院公日課諸生勉以實語從榛莽中得石刻文行忠信四大字爲箋而布之辭指剴切讀者感動

遷饒州府推官擢福建按察僉事督學政時學使者阿執政意操士如束濕務在汰多而錄少公曰鬬材藪也例可爾一切以寬行之至殿最去取則一稟至公無所假借其接對諸生氣溫色和絕去圭角望之藹

然可親卬有所譴罰人亦樂受而衡鑑尤精
晉光祿少卿上享太廟受釐倖公儀度屢目之兩歲四
遷至南太常卿南都故事百官賀萬壽畢更衣謁孝
陵長至先賀冬而後陵祀公謂祀釐所以尊君而有
事寢園則歎欣之情未暢陵祀所以格祖而反後朝
賀則奠獻之禮未虔具疏正其誤成報可
擢右副都御史撫閩閩人聞公來無不手額公至則下
教有司力行鄉約保甲無事虛文自是閩境少盜即
盜發亦輒得寧德之支提寺故盜藪也僧大千請內
降藏經將聚徒其間過三山公留勿遣姦商黃錦輩

闕通諸夷開島嶼公捕鄧賓重辟因請申明祖訓毋
恣姦人與倭市又躬行海上蒐軍實嚴海禁疆事大
飭屬有陳市者以倭報至語甚張皇人情騷動公獨
晏然日是將勾倭以自爲功耳械繫之謂倭來且斬
汝因疏聞下御史鞫實倭竟不至漳卒譁諸司恐其
爲變欲勿問公日廢法以養驕亂之道也縛其魁誅
之卒讋服不敢動在閩兩年未嘗取一銖一縷幕府
市租悉裁以餐士
遷大理卿晉刑部左侍郎時封倭議起司馬石公惑沈
惟敬說持之甚堅公抗言不可者東封三議辨析利

害反覆詳明時方遣官勘視矣忽又下廷議公謂未
勘而遽議徒開紛紜之端萬一有所過聽貽禍不淺
復疏爭之其後封事被壞司馬亦以此敗皆如公言
改兵部左侍郎旋改吏部與尚書姚江陳公甚相得亡
何以會推閣臣忤旨選郎逐陳公亦去而富平孫公
代公當陳公用舍之交獨任曹事勢甚杌隉其調劑
彌縫屬同里沈公拜麻公遂欲乞歸孫公知其意請
以公爲南刑部尚書陛辭又言封倭非計立枷非法
諸皆切至南中法令久弛人易犯公堅持三尺即勲
戚中貴無所撓誠意伯劉世延梟横都下公力暴其

罪世延反螫公公不顧也工曹趙郎被劾下公問郎
浙人又相國族也或疑公有所假借而公故絜情麗
法未嘗少徇即言者未亮公亦不較
時冊立尚寢鑛稅方興逮繫諸臣未釋公憂見眉睫約
九卿力爭或言此輩下諸公事留曹去天遠優遊養
高將入署治文移簿牘足矣何問其他公嘆曰大臣
誼關休戚何分遠近以六年再考加太子少保比引
年復蒙慰留滿三考公決意乞休上俞銓臣請即家
晉太子太保褒及三代而公病忽一夕家人見巨星
隕廳事前旦日公終

宮詹全公謂公有大節三以直道左遷至極貴而謙讓不矜一也廻翔南中十餘載無滞淫之惑二也褆躬清介不受賂遺官至上卿而僅中人產三也而公方廷推太宰時沈公當軸以里閈嫌請於上必無用公非沈公不能成公之高而公之所以自處者於此不亦可槪見哉

右都御史王恭簡公樵

號方麓鎮江金壇人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南京右
都御史卒謚恭簡

初授行人選刑部主事再遷員外郎數以執法與分宜
抵牾而給諫吳時來論列分宜罪狀謂公與其謀出
之東兗遂引病乞歸徐文貞李文定相繼登輔素相
善而堅卧不起者垂十四年

江陵初輔政搜討名實之士以浙憲副起用尋入爲尚
寶卿江陵自負推轂功而公殊落落無附麗意又以
御史劉臺疏薦公而劾江陵大啇之公竟以星變自

陳歸矣江陵敗起太僕少卿累官光祿大理卿刑部
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
公爲人恬默靜慎所至以寬簡稱然能使人不敢以私
干而豪右重犯法講習國家吏事旁達洞解而不肯
驁於局外若世人揷標樹羽沾沾徇名之爲者其爲
刑部郎治律加儒生治經字比句櫛貫串折衷有手
纂讀律私箋嘗嘆曰士大夫專以留心案牘爲俗吏
文墨詩酒爲風雅夫他喫官飯受成吏胥而謂之風
雅可乎肅廟末年多有所誅震縱舍以示不測而分
宜時借以行其私宣大總督楊順嘗殺沈鍊以結分

宜後以邊事論乣法當斬分宜欲貰之公力請於尚書鄭公宜以去就爭卒論死

巡東兗日會景王之國道出部內舟千艘役夫二萬公言派鄉夫則擾民一用顧募應募者皆沿河積猾襆跣而行自平原至沙河二千里半月出境當是時閹徒縱橫至縶縛郡邑長吏以徇獨山東不及於譁

分巡浙西職兼治兵而西吳故鹽盜藪公練士厲兵嚴保伍之法捕治劇賊潘榜等又兼得其宿豪名猾罪遣之又督調諸將戰覆四倭艦於徐州洋擢闕增秩賜金

歷法曹治城旦書猶故爲郎時曰人命至重彼以一縷懸吾筆端而敢不盡心乎哉嘗一當熱審兩慮重辟雖死者亦心服而去及解任以歸徒步里中與後進敘禮與負擔讓道浣衣脫粟樸邀如野僧寒士碕田僅四頃家無長物未嘗以貧介念御子弟以慈勝然意所不可少見顏色甚於市撻待人坦率無機絕不爲崖崚幅截之行然與之周旋能使誕者訥而放者斂杜門却掃郡大夫有終任不識面者其造詣見崭崭如也故論者以爲今時之古人云所著有周易私錄尚書日記詩考周官私錄春秋輯傳四書紹聞

篇行於世

侍郎王恭介公汝訓

字師古號泓陽山東聊城人辛未進士官至工部左侍郎贈工部尚書卒年六十

公先世故饒厥考文林公産盜殖田園陂澤之利以歲入子母錢以日入皆不貲公既貴盡散其所有以與其宗黨親戚知交而僅留薄田自給盜嘗入公室公授以筦鑰使胠篋自取僅敝縕數事粟數石錢千餘而已盜涕泣羅拜稱死罪公揮手使去亦終不言

初令元城捕治大猾旌孝弟力田鑿渠釃陂渠之樹之爲邑人百世利治行異等僅得北部蒲州相國爲不

平乃得兵部其丞南大理魏國勝教傭奴殺嫡子而
行僉營解公堅持之乃抵罪

爲光祿少卿而都給事陳與郊貪而怙其所援結如張
九一吳時來所誣衊如歸德沈公史給諫孟麟皆大
外謬物論譁甚而以城社故無敢發者公列其奸狀
十數事廷劾之不少避忌坐此徙而南而與郊亦自
免去

寧夏之亂督臣魏學曾甚有勞或言其逗留上震怒檻
車徵下詔獄禍且不測廷臣噤不敢救公時卿太僕
獨上書頌其功即有罪當從末減上爲感動學曾得

削籍為庶人

撫浙時浙中多大姓而董宗伯范司成素以貲雄蒼頭輩乘而魚肉其里人里人訟之牒如山公與彭御史聞之朝御史屬烏程令操之急訟者益張司成懼禍姓經死其妻詣闕訟上震怒逮御史烏程令而賜公歸公恬然就道惟以不得與御史令同被譴為愧其入佐司空屬水衡金錢竭諸所興繕傳索及歲供尚方諸需中貴人皆窟穴其中為漏卮尾閭公與其屬銖稱寸量搿櫛爬搔無所假借其大者如殿門福藩之營建瑞邸之婚皆多所減汰上時或不樂而公常

守前議無所搖卽小有通融亦卒歸之於節儉

公在朝士大夫無不嚮公推以爲前茅爲領袖每有議論輒云王司空云何公將而諾諾時而斷斷其間是非可否亦或有與衆異趣而人竟不敢遽有加於公蘇文忠有云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公之謂與

在浙築西陵隄延亙如石城浙由此無海患而當其赴浙時道過姑蘇東征歸卒以諸帥侵牟大譟公手檄諭定之至鎮捕治諸亂者誅罰有差軍中帖服

葉文忠碑公曰士之罣其官而脂韋其守者毋論乃有

敝車羸馬若貧乏不自給持論侃侃有烈大夫概而徐察其行事或皆未必然又以此而苛求於世者此其人豈少也公捐不貲之產以垂橐沒身封事切直皆言人所難言而齒牙未嘗少露其衡騭人品程量世事率依於忠厚未嘗以已所長巳所不欲為繩人晉一佐大計諸書語謗書皆不得行常自言鑑照妍媸妍媸不著鑑心應事物事物不著心此其胸中蘊藉豈可量哉

李臨川聞見錄云公與丁公元薦父同年元薦曾造其家時公厚貲俱散盡無磚瓦垂門之蔽命童子開籬

栩延丁入景物幽雅葢人間地行仙也

侍郎朱恭恪公鴻謨

字文甫號鑑川山東青州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

刑部右侍郎卒

祖父五世單傳祖樸隱公憂之日禱於神夜夢星如月落前楹而公生方五歲母程夫人棄世哭之哀非凡兒比十五補郡庠督學顏泉鄒公夜夢虎吐明珠光輝灼天開卷得公又姓朱大喜挈入衙齋朝夕討論學大進己巳遇超貢業心屬公公不至後問故曰謨終不以師愛奪先輩榮名

庚午鄉試第二辛未成進士授吉安推官郡有要臣來

干者出其書示人要臣惕然久之亦與諸吉人相忘曰茲道義鄉也詎吉誰容吾懿者丁丑大計有同僚險巇公當路不無少動吉孝廉百人咸聲言曰我公灘洛中人吉數百年僅僅見此此而可議吾輩願叩九閽矣議止然僅授南道御史至方兩月會江陵不奔喪杖諸言者公杜門不飲食涙簌簌下李夫人數使女奴辈晉食不御夫人泣曰親老家貧去牛衣幾何時而忘耶推案曰無多言死矣草疏語語血誠讀者一字一涙江陵欲逮之而中解以嚴旨勒歸公跨蹇驢出郤都人指歎曰小民無福負御史去矣歸隱

手書璧日洋水樂儀讀天下書又談天下之事康衢擊壤生聖人世願爲聖人之民日與爾孝廉子咸講嘶天人關繹經史諸使者干旄至公門返終不得一望顏色

詔起故官補河南道巡按江西江西故公舊遊地士民聞公至如清獻並州重臨盟吏多解綬去晉光祿少卿轉太僕少卿會議與重臣忤即拂衣歸尋以詔起大理少卿晉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巡撫應天會倭告急當事者多屑越帑藏公不肯妄支一錢曰吾安能以未至之倭憊久安之赤子久之倭不來吳亦不困

吳賦重多倚豪右爲竄穴公精心討與諸長吏講求
詳一法初甚難公而久亦稱便
遷刑部右侍郎爲國守法法得公平戌戌病卒貧不能
斂大司馬蕭公等醵金始得具棺公爲理六年衙舍
雨注地不可足以盎支雨以屐涉者三年不問李夫
人布衣蓬首歲獲敝衣垢面如未嘗從宦遊者按江
西歸饋者厚幣兆謝公不受晉諸來役不得勞多典
衣還者爲學務勿欺自大廷以及屋漏無惰容與人
處一定交終身不忘平居不談人短長聞人善喜動
顏色見一才推轂不容口其大節如此

侍郎呂公坤

字叔簡號新吾河南寧陵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

刑部左侍郎卒年八十三贈尚書賜祭葬廕

初知大同有鄰邑山陰大紳王公家屏姊夫某者犯人

命坐抵家屏補冢宰過大同向公言某事公答曰獄

已成不可反家屏向僚友曰天下第一不受屬托者

無如大同令矣特疏薦公陞吏部主事同邑王某先

補銓曹年例外轉時有藉以嫉公者朝議欲劾行嫉

之人公代為申辨行嫉者大慚暮夜走謝

累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謂巡撫之職在乎安養斯

民乃民生不輯吏治不臧也吏治不臧注考失實也
因申嚴薦舉連坐法一時吏畏民懷境內大治
召爲刑部侍郎多所平反會天道多災變上疏力陳弊
政累累數千言內言廢弛壅蔽之患有曰祖宗以來
有一日三朝者有一日一朝者蓋一人勵精則萬事
嚴肅陛下不視朝久矣人心懈弛奸邪窺伺且章奏
強半留中萬一有國家大事邀截實封揚言於外曰
留中矣外人知之乎萬一有詐傳詔旨匿不封還揚
言於外曰進繳矣陛下知之乎臣望自今以後留中
章奏每月御前發未覽揭帖一紙內開某者未批下

會極門轉發各司備照庶君臣雖不面談上下猶無欺蔽而作奸之人心收矣神祖得疏雖未即行而心亦感動

又言洮蘭之絨山西之紬浙直之段絹積於無用若服有定期歲用千疋而江浙山陝之人心收採木之害饑渴瘴疫死者無論乃一本初臥千夫難移遭險蹉跌死嘗百人倘減其尺寸少其數目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礦稅無利勒民間納銀民不能支括庫銀代解而各省之人心收自趙承勛造四千之說而皇店豈開礦之初意哉誠勅各省使臣嚴禁散砂不許借

開朝廷有內官之遺而事權重且馮保八店為屋幾何而歲四千金不奪市民將安取乎誠撤各店之內官而畿內之人心收不報

時鄭貴妃擅寵公刻閨範四冊以諷之其書傳布漸廣戚畹鄭承恩復刻閨範圖說實不相關而科臣戴士衡者指為逢迎希冀公因疏辨曰昔漢劉向作列女傳以獻成帝歎賞臣之閨範前述經傳後列貞淑體依劉向意本關雎臣若有所希冀自可明白進呈何所回護而犯此危險之途乎上溫答謂此不必辨其後造妖書者尚借以為發端然列女傳之作寓刺飛

燕今公疏稱體依劉向其爲規切而非逢迎固章
矣公旣被謗屢疏告歸閉門著述若理欲生長極至
之圖身家衰盛循環之圖及筮仕要訣刑戒三十七
條慎罰十六條之類名目甚多而呻吟語一編尤爲
人所傳誦學者稱新吾先生

侍郎丘公度

字志中號震岡山陽人萬曆丁丑進士官至戶部

右侍郎

公爲諸生時館於邵古愚家邵憐其貧欲周之可數百
金公竟辭館去曰邵公不知丘生丘生自有鼎不患
貧也其立志如此公鄭子家娶一姬侍已而還之猶
處女也不欺暗室視古之焚香告天者相伯仲矣
初授南康府推官宦僕殺人私占民田諸同官莫敢問
公歸之民而置於法御史劉臺之獄承問者俱迎當
事意公獨執不可監九江鈔關諸瑣屑及乘風宵渡

者俱不問而額亦不缺守汝寧淸愼推天下第一補歸德至郡釋無辜獄數十人晉潼關兵備謝絕餽遺轉太僕寺少卿時缺開府當推人有諷其見當軸卽可得者公笑曰有呈身都御史耶晉光祿卿屬官挾中璫爲奸利劾奏罷之寺政一新晉戶部右侍郎卒祀鄉賢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九終